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提綱卷十九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汪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任啣萱

春秋提綱卷九

宋　陳則通　撰

雜例門

春秋王室

嗚呼吾於詩之二南而知雅頌之所以興吾於詩之二變雅而知春秋之所以作白華車舝瞻卬名旻之詩太任太姒之家法湯然矣自古豈有家不正而天下定者邪詩述西周之盛自文王以下正始之基也春秋著東

周之衰自平王以下返始之本也詩春秋之作此周之所以為東西者歟攷其盛衰之由明其得失之迹則齊家二字乃詩春秋之大綱領也春秋撥亂返始之書蓋於隱公之元年三致意焉並后匹嫡春秋之戒也立子以貴不以長以長不以賢春秋之法也元年正月即位不書兄不宜讓而讓也鄭伯克段段不書弟弟不宜爭而爭也宰咺歸賵仲子不稱夫人而稱字妾不宜僭而僭者也一而再再而三獨拳拳於隱公初年之簡則元

年以後之筆可知矣周治之正始無有過是者雖然有關雎之后妃則有鵲巢之夫人周實不正於諸侯乎何誅孜春秋以來宋魯有公族之患齊晉有世卿之患當時之患無國無之二百四十二年間周室無他變特生於並后匹嫡之事耳平王之始於春秋也以此故敬王之終於春秋也亦以此故盖自檿弧箕服之謠起赫赫宗周誰實壞之申后失其尊世子失其嫡讀小弁之詩千載而下使人憤惋而不平也平王身及之而身為之

上屈王宰下賵人妾不念伯服之於周而反啓桓公之於魯借曰既耄小弁之詩忘乎哉抑人亦有言前舟溺後舟不可繼桓王可以鑒之矣有世子之嫡有子儀之愛於是有周公黑肩之謀若無辛伯莊其危哉此桓王不鑒其父而貽禍其子者也莊王可以深鑒之矣有王姚之嬖有子頹之寵於是有五大夫之亂若無鄭虢惠其危哉此莊王不監其身而貽禍其孫者也嗚呼若惠王者可以痛念而疾懲之矣三折肱知為良醫何乃婦

言是用從廢長立少之謀獨亂周室者二十年用是會于首止用是盟于洮用是出居于鄭若前乎無齊則襄不得立後乎無晉則襄不得歸此皆惠王不監於乃祖乃身而貽禍其子者也自幽之三年王昵褒姒至魯僖之二十四年襄入王城一百六十六年間周更七王大抵並后匹嫡禍亂相尋之日也襄王立翟夷為天下之母居鄭之禍亦自取之止沸去薪曾不動念我文公之五年使名伯會葬使榮叔歸含且賵以成一成風之妾

卒使敬嬴倣其事於他日則襄王實啓之也周不能已禍於周而每每篤其禍於魯可歎也夫自襄以後百一十餘年王室少事其閒王子有專戮宣十五之罪而弗誅王弟無始禍襄三十之謀而見殺此皆天王不善於齊家之過至昭之二十有二年又踐惠襄之故步而甚之者也穆后太子相繼即世東宫之器擁虛者八年於是動賔起之邪謀於是生子朝之禍心雄雞斷尾之喻王不許以言而許以意則天王之欲立子朝久矣特畏劉

單諸人而不敢發也嗚呼惠襄以前皆事當其身而不悟乃欲責景王遠監百一十餘年之事亦難矣攷之王室更四大變皆以並后匹嫡之故外是周豈有他患哉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春秋書王而冠以天父子夫婦之天且不正若臣若民之天將復奚恃哉然則春秋之書愧天子也或曰王室之禍莫酷於惠襄子頹子帶皆不見於經而子朝獨見於經何故曰惠襄之時有齊桓晉文在百子頹子帶輩無能為周室害也經不

書恃天下之有伯也至景王以後晉少懦矣王室將聽命於陪臣矣徵會于諸侯曰期以明年會于黄父將納王也又曰期以明年卒使王室蠢蠢然至十有八年而後定聖人於此深以子朝爲憂經書子朝悲天下之無伯也晉政多門紛紛之不暇而莫之主也春秋之書曰王室亂前乎桓文之伯所未見之文也吁豈特王室亂而已哉

春秋書公

嗚呼先王五等之爵紊亂而至於春秋極矣夫自夏商以前未聞也分土惟三建爵惟五其昉於武王崇德報功之時乎然當是時受王命爵上公者有幾唯是天子之老則稱公周室之客則稱公望太公也而為師旦周公也而為宰二公有大勲勞於王家世公之爵初不為過書稱齊侯呂伋詩稱乃命魯侯則呂伋禽父猶以其子不得世其爵況其後之曽若玄者乎春秋以前有衛武公者有鄭武公者縣外之諸侯入相天子者也春秋

以後有祭公州公者有虞公宰周公者縣内之諸侯夾輔王室者也舍是無稱公者矣武王以胡公不淫使封諸陳以備三恪其後陳平為侯杞夏之餘也東樓公始封之君也其後子孫之見於春秋者自侯而書伯自伯而書子安在其為公也哉若陳若杞雖能身公爵於其初而不能世公爵於其後王賔且爾矧在諸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終始得稱公者惟宋為然盖以武王伐殷作周之故舍是而稱公者皆僭矣魯隱之父曰惠侯其

正也入春秋之初年書曰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緣此諸侯爵無尊卑國無大小例稱之曰公則息姑實備之魯不特以不正之號加之父而又以不正之號加之祖自稱於諸侯則曰徼福於周公魯公周公魯公未聞其有此也齊又效尤之曰徼福於太公丁公太公丁公未聞其有此也獨晉仇生爵為侯歿謚為侯其後世之子孫循是而曰我先君文侯此意猶古文襄以下何不視此為的邪孜春秋七十二國之君不干先王之典禮

不忝先王之封爵無得罪於春秋者獨蔡季桓十七忠於桓侯耳其他則聖人先卒以爵後葬以公其能逃一字之斧鉞哉吁天子若能守先王之法度則不至是吾觀虢公晉侯朝王王賜之玉五瑴馬三匹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虢公也晉侯也而等是賜也諸侯象之其又何誅焉雖然諸侯之僭尚可言也鄭伯也而謂之公伯有其大夫也家臣或以公呼之矣大夫之僭不可言也吁先王封爵至於流弊之極尤有不忍言者春秋

荆蠻謂諸侯無疑於公之號則已無疑於王之號入陳之舉哆然以諸侯縣公為辭則當時之諸侯第班於荆楚之大夫爾抑人亦有言冠冕雖敝不可加足公爵雖輕不可加之荆楚之大夫吾不知息公子朱葉公諸梁蔡公弃疾彼何為者也王不為公而重其號卒亦不自重其號魯惠衛桓之於春秋天子不敢問則齊宣梁惠之於戰國亦無足怪者矣天下豈獨一荆楚乎東周之鼎幾何不遷之于函秦乎然則如之何春秋之法正本

澄源當自上者始

魯婚姻例

魯逆夫人夫人至

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至自

齊

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

文四年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姜氏

至自齊

成十有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僑如以

夫人婦姜至自齊

内女歸于他國

隱二年紀裂繻来逆女伯姬歸于紀

七年叔姬歸于紀

莊十有二年紀叔姬歸于酅

僖十有五年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伯姬歸于宋

嗚呼男女親迎則授受明禮也唯萬乘之尊不容親屈於諸侯故使卿逆之公監之自王以下一是以逆為禮詩曰韓侯取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之迎者也俟我於著乎而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大夫士之迎者也庶人工商阜隸牧圉有不以是者父母國人皆賤之也吾讀衛鄭諸國之風吾悲之嗚呼親迎之禮不明至此邪夫婦之道莫善於克終春秋之筆

莫嚴於謹始書魯逆夫人者五獨於桓莊為詳所以志其亂魯之階於文公為略所以志其去魯之本齊侯不以桓公之簒而與之謀婚桓公不往親受於齊而使賊以逆姜氏象之其又何誅焉禮有逆女無送女齊侯送姜氏于讙所以邀公之必来也經書公會齊侯于讙繼書姜氏至自齊設使齊君不送公必不會公之重在齊侯重不在逆女明矣始之不正終於何有哉莊公受制文姜必齊女而後取三十餘年未有內主公之求於齊

也急而齊之應公也緩納幣使卿公實親往春秋所以
示譏逆女親者也春秋可以無貶然而如齊逆女公其
知有桓公乎如則順而所如之國則逆逆之是而所逆
之女則非經不書至而書入以國人有所不與也宗廟
有所不受也魯君婚姻之事未有如桓莊之詳且悉者
文繁而不厭聖人以是著魯禍之本歟以是為天下之
大戒歟男不親迎不得以有室女不親迎不得以有家
使大夫非禮也況微者乎文公斬焉衰絰之中使襄仲

如齊納幣識者知其忘先君矣又貴聘而賤逆不書夫人魯不待以夫人也姜不書氏齊不待以女也曰逆姜于齊則不知其爲嫡爲妾逆婦姜於齊始知其爲伉儷貴爲諸侯而婦不得稱夫人春秋所以嚴正始之辨後乎書至則曰夫人姜氏書歸則曰夫人姜氏終不與敬嬴得以代之也文公十八年之簡曰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數字淒涼爲千古簡編之恨春秋安得不於逆婦之初而謹之乎書逆婦者三二有姑之詞也一賤逆之

之詞也豈惟魯為然哉外諸侯之逆女自裂繻以來親迎之禮廢久矣書紀伯姬悲之也書鄫季姬寵之也伯姬于宋三以媵書叔姬于紀兩以歸書賢之也外女書至視魯其家也内女書歸視諸侯其家也歸者所以依人以終身也然則杞叔姬郯伯姬齊子叔姬曷為又書歸乎吁知出姜之初不書至則知三姬之初不書歸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七年焚咸丘

莊四年公及齊人狩于禚

昭八年秋蒐于紅

十有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二十有二年夏大蒐于昌間

定十有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十有四年大蒐于比蒲

哀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嗚呼春秋兵制襄公以前未聞也至襄公而三軍之名作春秋蒐法昭公以前未聞也至昭公而大蒐之名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諸侯歲以三田為禮吾攷襄昭以來兵制壞而蒐狩之制壞魯之公室遂壞而不可復拯矣豈無故而然邪狩郎犯非地之戒狩禚忘不天之之仇罪之輕重不可以槩雖然斯時也蒐狩之制未壞也按僖公之頌公徒三萬其人公車千乘其賦即位三

十餘年豈蒐狩之禮未甞一講春秋不書大抵得時與
地之故成公以後非三家不帥師此乃兵權旁落之漸
三軍魯之舊制襄十一年書作三軍者版籍缺落三家
各毁以充三軍之數昔為公室有今為三家有春秋書
作不宜作也斯時公室三矣而猶未也昭之五年舍中
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公室於是乎四分之蒐舍中軍
之三年也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不知誰為公室
之民乎自後三蒐比蒲一蒐昌閒俱以大名夫大蒐天

子之法也而夏官司馬之司也魯兵制壊而蒐狩之制壊三家之僭且及此矣豈特失時與地之為可譏哉春秋於桓莊之狩言公而昭定以後不言公公不與蒐也定之十四年公雖在蒐猶無公也公不與蒐國不顧君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賤者且獲其非常矣春秋安得不止於獲麟

魯祭祀例

郊望郊牛附

僖三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

牲猶三望

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有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

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

郊

嗚呼天子不卜郊魯卜郊何也魯人上僣天子之禮每

郊必卜于上帝吉則郊不吉則否卜之者其魯人以僣

禮之為疑乎凡卜不過三過三而卜則失其度郊不過
春過春而卜郊則失其時冬至之日郊天子之禮也魯
不敢用日至而但用啓蟄十二月之下辛卜正月之上
辛不從則以正月之下辛卜二月之上辛不從則以二
月之下辛卜三月之上辛又如是則不郊矣春秋不書
春卜郊者自日至以至於啓蟄以後皆郊之時也僖公
四月之四卜襄公四月之四卜其過在於三月不從而
猶卜也成公五卜則甚矣襄公七年四月三卜郊是卜

之後時至四月而始三卜也子公羊子以三卜為禮豈知春秋書三卜之後時而非禮與惠公請行郊禮以來遲疑顧盼不敢直情而徑行之禮之將用則卜卜而不從則不郊至成十七年之九月經書用郊則郊不復卜而直用之矣定公五月之辛亥郊哀公四月之辛巳郊不卜而郊毋乃以先君成公藉口不思郊不過春為祈穀祭帝耳夏而種秋而斂將焉用此哉經書不郊猶三望可也三家之傳諸儒之註莫有據依余嘗論天子郊

天則百神從山川星辰之神莫不在也天子不能親至其所而祭故有望焉三云者總山川星辰之神而言之也有天下者祭百神魯安得用此禮乎郊者僭禮之大者也魯既免於僭禮之大而猶未免於僭禮之小聖人以為不如勿望而已矣此春秋書猶之意也然則郊之得其時而卜之得其度其為禮乎曰春秋書之不可勝書惟於失禮之中而又失禮焉則書之果以為禮乎夫子何以有周公其衰之歎

郊牛

嗚呼古者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名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君廵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猶可曰有司之過也改卜牛而又食其角則非人也天也郊牛之口傷則無鼷鼠而自傷也改卜牛而牛又死豈人之所能為哉春秋書卜郊而屢不從書改牛而又食天其不享魯僭

乎鼷鼠食郊牛角祗食其角耳口傷祗傷其口耳食郊牛不言其所食之處則徧牛之身皆食也牛死則如之何曰埋之牛免則如之何曰有司玄端送於南郊而放之然則春秋或書免牛或書免牲何也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之曰牲曰免牲是不郊也牲已可用而免之也故不曰不郊但曰免牲曰免牛而又曰不郊者牛未可用而免之也故既曰免牛而又曰不郊春秋一字之權衡其可輕易乎哉吾故備郊牛之說而寘之魯

郊之次

魯禘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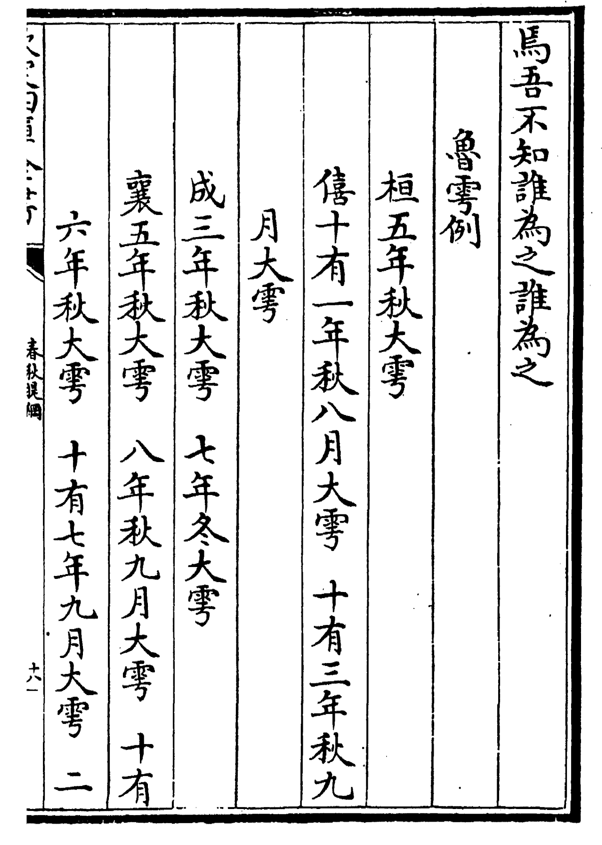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嗚呼禮不王不禘天子立始祖之廟推本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祀之而以其祖配之此之謂禘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以其始封為祖故禘不及諸侯也周有二祖太祖文王始祖后稷稷之所自出者嚳也文王配帝於明堂

稷配天於郊嚳禘於太廟周制也東遷以來諸侯率以
天子為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衛蒯聵亦曰太祖文王
烈祖康叔文祖襄公亳城北之盟亦曰先王先公七姓
十二國之祖諸侯之僭葢不獨一魯矣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此禮豈獨罪魯邪魯有二禘有常禘有三年
之喪畢而禘春秋書之則不勝書唯禮之重失則書之
閔二年之禘則譏其未喪畢而服吉也先君之几筵猶
在於寢未可以稱宫廟也僖八年之禘則譏成風將為

夫人舉先君之衆妾母而悉致之廟也若祇以禘為失禮則春秋不書矣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蔫庶人享魯有祫祭而春秋不書祫何也曰諸侯之事無大於祫大事即祫祭也有事即常祭也春秋書大事則祭無大於此矣聖人以是明郊禘之僭歟自閔公亟行是於莊公自是羣公之廟往往用此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三家象之其又何誅焉禘于襄公萬者二人盖春秋所不忍言也若夫禘于僖公順祀先公而祈



焉吾不知誰為之誰為之

魯雩例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有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有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有六年秋大雩　十有七年九月大雩　二

十有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
年秋大雩　十有六年九月大雩　二十
有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有五年秋七
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
雩　十有二年秋大雩
嗚呼魯之雩其有二乎有常雩有旱雩建巳之月蒼龍

之宿昏見于東方是時舉雩禮以祭之祈百穀仰膏雨也若乃旱而雩則因旱而後雩也雩而雨則但曰雩雩而不雨或旱而不雩則始曰旱經無建巳之月書雩者其魯之常祭歟或一年而兩雩或一月而又雩者其旱甚歟然則雩以大書何也天子之雩主上帝諸侯之雩主山川星辰春秋書大雩則魯人僭天子之禮而雩上帝矣然則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毋乃是歟曰誰為是言若吾夫子之言則信若吾夫子之言則信

魯土田例

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　庚寅我入祊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僖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

宣元年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十年齊人歸

我濟西田

成二年取汶陽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

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襄十有九年取邾田自漷水

昭元年叔弓帥師疆鄆田　二十有五年齊侯取鄆

定十年夏齊人来歸鄆讙龜陰田

哀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　冬十有二月齊人歸讙及闡

嗚呼隱桓之初諸侯其猶有王室乎鄭莊以詐力行乎諸侯專盟專伐宜不王室是顧行一不義則歉然有不能自安之心未嘗的為之名正為之辭深自諱晦以盖其不義之舉雖天資之巧詐過人亦有所顧忌不敢直情而徑行之也許田於魯為朝宿之地祊於鄭為湯沐之邑舊矣鄭莊之請以祊易許田則隱公之八年也我既入祊而不與鄭以許田鄭人不急不迫未嘗有辭於我者四年以周公之原廟在彼魯人重以與之而

鄭人亦重以請之也桓公以簒得國求寵於諸侯寤生
藉此為取許田之隙不獨以祊而以璧繼之不敢以請
而以假名之假云者其殆鄭莊歉然不能自安之心乎
是時周室雖卑主用猶在一旦明天子復行廵狩朝覲
之禮祊魯不得而有而許田鄭亦不得而有也我不曰
假魯將以王室為辭嗚呼假之名其起於此乎諸侯猶
知畏王室者乎春秋循是而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與
其王室復行廵狩朝覲之禮也繻葛一敗不可收拾天

子亦聽諸侯之不復朝覲矣夫諸侯之寶三土地為上不敢以尺寸取諸人亦不敢以尺寸予諸人春秋凡魯取邑則書以貪人之有為罪取魯邑則不書以失地為宗廟之大辱也故内不書叛必書圍所以見其叛外不書取必書歸所以見其取取不書歸必有故然後言其取不以尺寸予諸人者也外邑来歸則我書入以言其逆已邑来歸則我不書入以見其順不以尺寸取諸人者也嗚呼取必無歸春秋書歸以幸之假必有歸傳公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其諸許田之歸于我歟春秋不書其諸書假則不必書歸歟魯公受之至桓公而棄之春秋所以著其罪桓公棄之至僖公而復之詩頌所以嘉其功所可惜者周為天下共主聽諸侯土田之自棄自復而莫之能治也聖人望周之意抉然也異時鄇田之爭使劉單二子訟于晉閻田之爭執甘大夫襄以謝于晉周尚如此何以庇諸侯哉吁安得韓穿一言而汶陽之田不歸于齊

魯城築例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有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郿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左氏云為管仲范氏云魯西北有小穀城

文七年春遂城郚　十有二年冬季孫行父
帥師城諸及鄆
宣八年冬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冬城中城　十有八
年秋築鹿囿
襄九年夏城費　十有三年冬城防　十有
五年夏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十
有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有三年夏築蛇淵囿

十有四年城莒父及霄此年無冬

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四

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

邾瑕

嗚呼春秋内書城者二十有二其皆譏之乎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先王之制也龍見而戒事火

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先王之時也春秋非以其不時書則以其過制書得時與制而猶書之者所以重民力也夫先王建國諸侯受封之初皆有城郭以域其民豈必春秋而後為城築計歳月以久之風雨以頽之干戈矢石以馮陵之時葺其不完以為民備猶有先王之時與制在若乃凶年而城凶年而邑尤春秋之所大戒一年而屢役一役而兩城君子以為用民力之為已悉矣城而帥師師某冦將至不曰牖戸綢繆迨天之未隂

雨邪興城造邑猶恐勞民築臺築囿何以為役攷十二公之行事獨僖公不興一城築不造一臺囿不敢輕用民力南門才一興役而仲尼之筆已繼於梁亡之後此春秋責備賢者之深意也抑吾讀春秋而有懼焉城郭之制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春秋以後皆大夫之私城其邑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本大末小是以能固其民而無爭心叔仲謂南遺多與而役以城費後來墮費墮費公室一大勞動季孫叔孫帥師城成郛至圍

成之役定公親往竟不得墮防臧氏之邑乃大城之卒使武仲得以防要君而求後於魯武仲且爾又何議乎他成公以後魯多叛邑非末大不掉之弊耶樂人知有子元而不知有鄭曲沃知有欒氏而不知有晉是假寇以兵而齎盜以糧耳故大城國之害也國不可無城城不可無民民不可無吏有社稷人民者盍于此乎念豈一城一邑所能係其成敗存亡之數也哉

春秋提綱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提綱卷十　　宋　陳則通　撰

雜例門

魯宮室僭侈例

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

莊二十有三年秋丹桓宮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文十有六年毀泉臺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立煬宮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

兩觀

嗚呼吾讀漢儒之記禮而深悲之成王周公之用心終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伯禽亦為之誣也久矣其言曰成王命伯禽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太廟象天

子之明堂庫門象天子之皐門雉門象天子之應門後之讀記者亦曰成王以此命之魯也不知漢儒之為此說其源流蓋自讀春秋之誤也彼見夫春秋之於祭祀也則有郊禘之文於宮室也則有延廐南門雉門兩觀之書遂從而附會之謂魯人可得以用周禮不知春秋正譏魯人之不得以用周禮也延廐法廐南門法門雉門兩觀皆非諸侯所有春秋一是以新書之蓋譏其新必有譏其故者矣新者因其故而治之不悟先公之惡

其罪小新作者盡廢其故而復為之效尤先公之惡其罪大先公為之已知而改之以復諸侯之舊足矣或曰若子之言春秋不以毀泉臺之例譏之乎吁泉臺之築不至於僭先君為之已勿居之則可毀之則太甚若夫延廐南門雉門兩觀則有天子之制在豈得與先公泉臺比乎使魯有賢子孫毅然改之以復周公伯禽之法度以聳四方諸侯之觀聽春秋當何如其褒也縱不能改勿修可也今又新之以彰先君之惡春秋寧不責於

為人之子孫者乎或又曰皐門有伉應門將將雖古公
亶父猶為之諸侯為之無害也吁大不然皐應二門雖
立於古公為諸侯之時迨武王克殷周公制禮遂定為
天子宫闕之制豈有既為天子之制而復假於諸侯者
此成王之所不當予而伯禽之所不敢受也攷之春秋
周公子孫不克守先代典籍不惟上忝天子宫闕之制
其亦忝諸侯宗廟之制諸侯廟制二昭二穆與大祖而
五禮也成公六年立武宫大非宫廟即遠有毀無立之

意卒使意如效閭巷小人之謀禱于煬公以冀非望之福迨定公立又為立宮以媚之宗廟舊制大為姦臣所破壞哀公何時桓僖之宮猶不之毀季氏擅國之私一至此乎不惟紊諸侯宗廟之制其又紊夫人祔姑之制妾母有妾祖姑則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則易牲而祔於女君禮也隱公五年則祀仲子用諸侯之羽數而萬於妾母之宮經書曰初前此未之見也仲子別宮猶可僖公禘大廟致夫人則成風竟得以祔於廟矣仲子之書

字猶可文公之簡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則妾母竟得以稱夫人小君矣其後敬嬴定姒齊歸之例且踵踵矣不知周公魯公娶於薛惠公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其肯合食於廟乎嗚呼宫闈之制壞則君臣夷也宗廟之制壞則昭穆混也夫人祔姑之制壞則嫡妾均也其他丹楹刻桷之俊譏之不可勝譏吾無譏焉猶曰魯秉周禮也如是而為秉周禮也吾是以為諸侯羞也吾是以為世道歎也

魯宮室災變例

桓十有四年秋七月壬申御廩災

僖十有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二十有五年五月西宮災

文十有三年大室屋壞

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四年六月

辛丑亳社災

嗚呼春秋之於宮室也非僭禮不書非志災不書災之餘而再役也亦不書御廩不無作也大室不無修也新宮不無再營也孜之春秋無復興役之文獨雉門兩觀災於定公二年之夏五兩新作於二年之冬十豈雉門兩觀則有再役而御廩大室新宮魯人不復為之乎吁不然宜新不書必不宜新也而書之以見其侈宜作不書必不宜作也而書之以見其僭雉門天子之應門兩觀

天子之外朝覲災不戒而又為之君子謂定公於是乎棄王度矣書災則造者之罪魯先君當之也書新作則復者之罪魯定公當之也春秋之於宮室豈徒志災而已災御廪而嘗非禮也新宮而哭非地也夷伯廟震有隱慝也大室屋壞志不敬也西宮之災暗室屋漏之地不可不謹也桓僖之災三家擅魯之私不可不禁也此猶可也至哀四年六月之亳社災天之示變於魯豈小也哉昔武王克殷使諸侯皆置殷社以為戒亳社災則

天奪之鑒而魯亦隨之矣春秋志災亦止於此矣嗚呼宣榭火則宣王中興之迹無復望於周亳社災則殷人已覆之車將復見於魯悲夫春秋之於宫室也豈徒志災而已矣

災異總例 魯災異上 魯災異下 水旱 外國災異附

魯災異上日食星變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雷庚辰大雨雪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八年冬十月雨雪　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二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

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

大雨雪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二十有九年秋大雨雹　三十有三年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九年九月

癸酉地震　十有四年秋七月有星孛

入于北斗　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朔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六

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六月丙

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

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有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十有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　二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乙卯

朔日有食之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

雹　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

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冬

有星孛于大辰　十有九年夏己卯地

震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食之　二十有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八月乙未地
震　二十有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　三十有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
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五年春王三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有二年十有
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五年八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十有三年冬

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魯災異下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桓五年秋螽　十有四年春無氷

莊六年秋螟　七年秋無麥苗　十有七

年冬多麋　十有八年秋有蜮　二十

有八年大無麥禾　二十有九年秋有

蜚

僖十有五年八月螽

文八年冬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年冬饑　十有三

年秋螽　十有五年秋螽　冬蝝生

饑

成元年二月無氷

襄七年八月螽　二十有四年冬大饑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昭二十有五年有鸜鵒來巢

哀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九月螽十有二月螽

水旱

桓元年秋大水　十有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二十有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有一年冬不雨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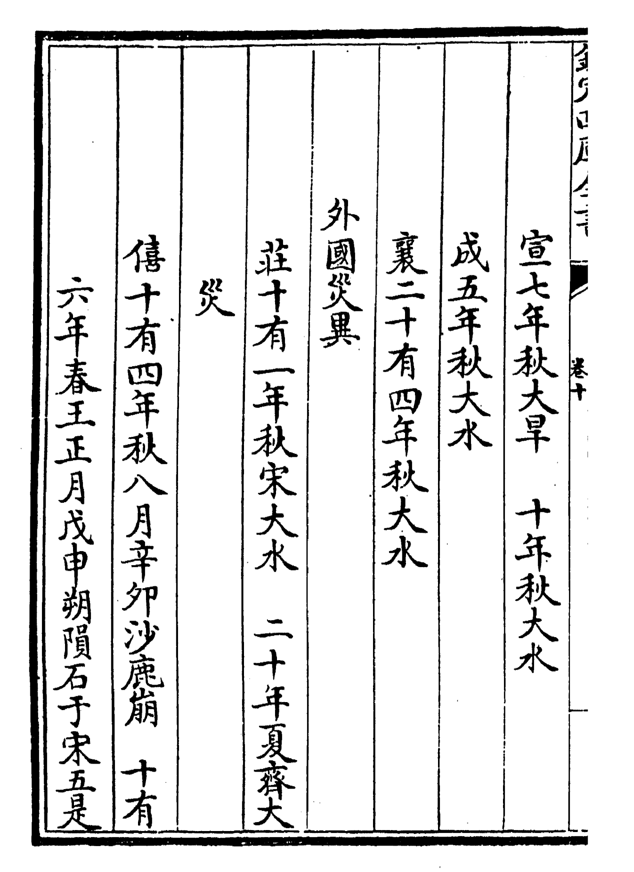
雨　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三十有

一年夏大旱

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有

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宣七年秋大旱　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有四年秋大水

外國災異

莊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年夏齊大
災
僖十有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十有
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

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宣十有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五年梁山崩

襄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甲午宋災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　十有八年夏五月

壬午宋衛陳鄭災

嗚呼自漢儒以春秋附洪範而後世之言天也誣矣一

災則一事之應一異則一徵之名其言天人相與若甚密而不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說而波蔓之嗚呼天乎若二三子之所見則小矣不曰春秋書災異而不言其故乎夫先事而至謂之異隨時而應謂之災春秋事應具存未嘗條而分之目而析之若漢儒之所言者日有食之不指其何物者缺其所不聞也孛入北斗必以有書者志其不常見也星隕如雨已隕之後其象何為隕石于宋方隕之初其物為何聖人未嘗不究其所

以然而終不敢言其所以然為言之近於誣也聖人之重言天如此而况指某災某異而為某事之應哉隕霜殺菽舉重也隕霜不殺草舉輕也無氷燠甚也雨木氷寒甚也雨雹時或有之而大則為妖也震電雨雪天時之常而過則為災也其類如地震火災水旱之變為人君者盍引而自咎曰君道廢歟臣失節歟宮闈之不正歟民事多失和歟何變異之荐臻耶意者兵役繁興而不務職歟宮室過盛而不知量歟不然何以至此春秋

書災異而不言其故正欲人君廣修德以應天也雖然天文之異雖可憂物象之妖深可畏鸜鵒吳禽也蜮南越之妖也蜚亦魯國之所無也有之則為異故春秋書之曰有麋魯所有也有不為異而多則為異故春秋書之曰多螟螽蝝天下所多也多不為異而災則為異故春秋但書之曰螟螽蝝物反常為妖春秋謹之而又謹之者也或曰外災外異惟宋為多何邪宋魯乃赴弔相通之國其見於簡書最密仲尼於宋其間之祖父也最

詳史記有可得而書者春秋有可得而詳者石隕鷁飛
蓋有不必告而告之者故春秋書外災外異莫詳於宋
其他諸國至有廢興存亡不以告者矣災異云乎哉或又
曰三國五季之世祥瑞之列於汗青者相望二百四十
二年之春秋專書災異無一祥瑞之足言者何故春秋
祥瑞不書惟有年則書今有年所以為上瑞也吁桓宣
之世兩書有年春秋以為瑞乎以為異乎聖人以為喜
乎以為憂乎盍思之

鄭莊公之後五世兵爭

按左氏莊公乃魯桓公十一年卒祭仲立公子突世子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鄭是年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公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杜云子儀也莊十四年傅瑕殺鄭子及二子而納厲公至此凡二十有二年始

定

晉昭公之後五世大亂

初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曰仇（即文侯）弟以千畝之戰生曰成師（即曲沃伯桓叔）按左氏於桓公二年傳載魯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侯於曲沃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孝侯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

之翼侯奔隨又載曲沃叛王王命虢公伐曲
沃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
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桓
公二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逐翼侯
于汾隰夜獲之七年冬曲沃伯誘小子侯殺
之八年滅翼冬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于
晉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
軍為晉侯　翼按詩孔氏曰在平陽絳邑縣

曲沃按詩孔氏曰在河東聞喜縣

夏五闕文

夏五者何穀梁曰傳疑也公羊曰無聞也杜預之解左氏亦曰闕文也無聞則無聞矣闕文則闕文矣傳疑者又何足以疑哉夏五而必繼之以月無疑也聖人於此既不難於一字之增而卒不敢者非有所不知也知而闕之者乃千萬世之信史也蓋春秋多闕文唯桓公之簡為甚春秋之左氏多闕傳唯莊公之簡為甚桓五年

之甲戌己丑非以兩日赴也甲戌之下有脫簡耳四年之無秋冬七年之無秋冬非聖人削而去之也桓公之春秋多闕文矣左氏有經而無傳者尚多有之獨莊公自元年以後大半失傳自十九年以後空一年之經而失傳或累數年之經而傳皆無之以迄於莊公之末疑有墜失之最甚固不止如成公二年夏月之闕文也傳且如此況聖人之經乎況聖人所修之舊史乎宜夏五之闕矣夫子以前為舊史為舊史之闕文夫子因之遂

為聖經之闕文史之所闕者聖人且不得而增經之所闕者學者其可得而議之哉嘗攷杜預之解左氏每遇闕文則曰史闕文也范甯之解穀梁每遇闕文則曰甯所未詳獨何休之解公羊以為春秋皆無闕文隻字片簡偶有墜佚則曲為之說以附會於經桓十七年之五月不書夏則曰非闕文也月不繫時者文姜不繫之桓也僖二十八年之冬有壬申之日而無月則曰非闕文也日不繫月者諸侯不繫之周也昭十年之無冬則歸

咎於昭公之不郊定十四年之無冬則歸咎於季桓之受女樂失馬逺矣而執塗之人曰馬之失也職女之由此皆不近人情之論凡某闕文皆有論証至夏五不得其説則置然而不敢解休也生平之技始窮矣然則春秋不書者其皆闕文乎隠十年之無正桓十有四年之不書王定元年書春王而無正月若此者亦闕文乎若盡以夏五之例而例之則聖人筆削之意隠矣學者之解釋經疑宜於此審訂之但不當如何休之附會以春

秋皆無闕文至夏五不得其說以為後世笑

元年春王正月

孟子謂晉之乘楚檮杌魯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取春秋之名者取其義也蓋王者而後改元諸侯改元非正也諸侯有世無年有某事則繫於某王某年之下據隱公元年合書曰平王四十九年公即位今書曰元年是魯自改元矣春秋之書舊史也韓宣子於昭公二年聘魯當

時夫子年十有三見魯之史已名春秋迨夫子約魯史仍名之曰春秋盖深有取於春秋之名之義微寓乎尊王之意舊史則未必知之而夫子則深取之天子以年諸侯以時年雖魯國之僭而時乃天子之授時而天下諸侯之所同有夫子超古史而立法於元年而繫時焉以見春秋一統之義魯雖可以黜周之年終不可以黜周之時書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則一年皆不可無時則人亦不可以一日而無王夫魯改元亂也今

書春而繫以王見王者後天而奉天時書王而繫以正見王者猶能頒正朔於天下而諸侯必奉王者之正朔而後敢即位見魯亂而一王之法不亂也故書魯元年而名以春秋黜其年也不書周之紀年而書春者大周之一統也所以存周也觀春秋之二字即可以知尊王之義矣

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夫子六經皆用夏正周之時即夏之時也顔淵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

此夫子作春秋筆法也嗚呼千載而下誰能明聖人之心哉

元年春王正月

嗚呼春秋書春王正月或云周正或云夏正千載而後諸儒未有能決之者若以周正紀事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更錯迭紊而人時不復正矣曾謂春秋繫年月日時之書若此哉蓋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周家不沿夏殷之舊以子月為歲首天子開明堂受朝賀布政令於四方

用是月也若乃敬授人時廵狩烝享猶用夏焉汲冢周書云惟十有一月既南至亦如商書所載惟元祀十有二月而四時十二月之次未嘗改也特所尚之歲首不同耳孰謂子月為周家之正月哉今按春秋書桓八年冬十月之雨雪僖十年之冬大雨雪或謂雪之失時為災不知雨雪政不在災異之例也水旱螟螽之變大饑無麥苗無麥禾之書聖人畏天災憂人窮也至矣書雨雪為嗣歲之喜也此說得之詔南馬氏或曰子謂冬月之雨雪則

春秋之常事不書雨雪於冬常事也此何以書曰二百四十二年而雨書雨雪其可以為常乎雨書有年則其他公私不足之年多兩書雨雪則其他陰陽錯繆之年多大抵古人所謂周多燠年之説不妄也若三月大震雷大雨雪則春秋始以災異書矣僖公三十三年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或謂十月之隕霜不知十月隂氣始盛雖不殺草亦不為異季冬之月此為何時霜不殺草乃所以為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或謂十月無

菽此八月之隕霜也不知中原之菽亦有晚穫者詩云
歲聿云暮采蕭穫菽則周家以十一月為歲首而十月
乃歲聿云莫矣若謂十月無菽而獨八月有之則八月
豈歲莫之時乎攷之春秋比比皆然何必如公羊左氏
易時易月而後為是哉或又曰周官有正歲正月之異
子何以知正歲之必在子而正月之必在寅曰正歲直
周歲所尚之歲首耳正月則四時十二月之次於歲首
無與焉豳詩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為改

歲於十月為將改歲則正歲之在子而正月之在寅明矣若謂正月之必在子則豳詩於周家正朔何故不稱正月而變其文謂一之日哉左氏謂正月為周正至於天策鶉奔之謠不能不用夏杜預專以周正釋春秋至於絳老人甲子之說不能不用夏則夏正乃萬古不易之時商周改之而不可改秦人去之而不可去左氏杜預諸儒欲不用而終不能不用夫子正恐後世疑周家之正月在冬之十一月故曰春王正月則春乃王之正

月也夏正乃百王之所同也彼杜預之於春秋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尚區區守周正之說吁惑矣吾不攻而自破矣

夏正得天

火心星也天子明堂之位也大火之行於天每歲十一月十二月迭移于他次獨正月不違乎建寅葢建寅之月乃天子坐明堂布政令於四方上奉天正下授人時皆是月也所

以堯典劈頭便以敬授人時為第一義以建寅之月為萬世法正夫子作春秋意也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

獲麟解

嗚呼獲麟二字三家以下言之愈多聖人之心愈不可得而見春秋奈何以獲麟終乎孔子適晉將濟河聞殺竇鳴犢而止為世亂讒勝禍之將及人也故春秋之作夫子有知我罪我之歎定哀之世微辭為多聖人危行

言孫之意大不獲已也然則奈何終於獲麟或者以麟為瑞應不知麟之自出乃太平之瑞王者之應今不得深藏遠匿於山林之間而反因獲於虞人失物之性安得為瑞夫春秋書狩郎狩禚未有不志其地今但曰西狩則窮國以西淫獵所至雖麟不獲免焉麟仁獸也仁人君子之象也感獲麟而絕筆其聖人遁世無悶之意乎其聖人以天何言自處者乎故春秋止於獲麟吁此春秋一字之旨而聖人千載之心驗云使麒麟可縶羈兮豈云異犬羊

魯論一書聖人於門人問答之際詳於詩書
執禮而略於易與春秋何也盖易為窮理盡
性至命之書不敢輕以授人曰五十以學易
乃夫子之自道未嘗以是輕許學者也至於
春秋乃一王之法不惟不敢輕以語人絶無
單言片辭及於春秋之稱又何也考之二十
篇之中皆春秋褒貶之大法意及之而辭不
及之者筆削闕於萬世之是非予奪涉於當

時之喜怒使其書出於夫子之時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則世之人將有甚於叔孫武叔者矣故春秋之授非私淑之門人不得以與於此也及觀孟子始益信余言之不謬孟子之論春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取之又繼之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盖孔子絶筆於哀公之十有四年

下至孟子當平公之世已一百六十餘年若以三十年為一世而論孔子至是殆五世矣春秋所褒而謂之君子者其澤固至是而斬春秋所貶而謂之小人其澤亦至是而斬雖有子孫服屬已盡其好惡消其是非定春秋之書可以出矣孟子猶不敢以斯道為已任則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但以春秋之學私淑之人也世皆以左丘明親受經於聖人不

知左氏之傳皆事迹耳而春秋褒貶大義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觀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之語此非長於春秋乎春秋天子之事之語此非深得於春秋者乎則春秋為夫子身後之書惟孟子之得其正傳也韓昌黎荅張籍亦以言孔氏之作春秋也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所以慮患之道微矣如斯言也於獲麟之辭豈

不信哉

論左氏

余嘗論三傳之異同而獨於左氏惜焉公穀但釋經而已春秋所無公穀不可得而有春秋所有公穀亦不可得而無左氏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義其事與辭過公穀遠矣獨惜春秋所有者或無而無者反有抑揚褒貶之義猶未之見焉齊桓晉文其功誠足以稱伯必起其侵曹侵蔡伐衛之

由則有功者易以見疑楚靈之暴晉三郤之専其罪皆足以殺身必起其見殺之由則為悪者辭以自解滅譚則曰譚不禮焉滅遂則曰遂人不至滅舒鳩則曰舒鳩卒叛大之加小何患無辭必起其見滅之由則滅人之國者皆可以無罪孜傳之顛末大抵類此乃若言毉取泰言術取晉卜筮占候相人之法事事竒中借曰術家之流勿論至於君子覘人亦曰欒氏先亡趙孟不復年令茲宋公與叔孫皆将死覘人之國亦曰虞不臘虢不

五稔楚不十年若陰有鬼神發之者吾是以未敢深信也盖左氏之長博采諸國之記而為之傳沿流泝源使學春秋者有所証左氏之失張本春秋之事而為之辭枝牽蔓使學春秋者易以疑陳桓公尚在而先舉桓公之謚鄭洩駕吴諸樊已死而尚見洩駕諸樊之人此皆左氏浮誇之過而不自覺且其載筮巫卜筮占候相人之法於聖經何與哉雖然論聖人之謹嚴則左氏於春秋為有過論公羊之俗穀梁之短則左氏於春秋為

有功宰咺歸賵二傳未有載惠公仲子之詳者左氏獨言之吾是以知仲子之為妾鄭伯克段二傳未有以發祭仲子封之言者左氏獨詳之吾是以知鄭伯之心此類有功於天下後世者不少微左氏吾何以知春秋哉

叙又謂左氏之誇固可惜杜氏之訣深可罪杜之釋傳阿媚取容有不可曉動曰經誤預聖門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余亦嗜左氏者人知杜氏之訣則知吾言之忠

春秋提綱卷十